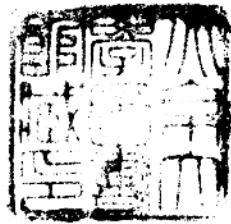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詠
平
如
解
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三二・經部・春秋類

穀梁廢疾申何二卷

〔清〕劉逢祿撰

..... 一

穀梁大義述三十卷

〔清〕柳興恩撰

..... 二三

穀梁禮證二卷

〔清〕侯康撰

..... 三〇九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二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鍾文烝撰

..... 三三一

2682/0

叙曰殺梁氏之世系微矣

楊士勳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亦

夏惠伯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惠伯云與梁氏

梁氏失諸非一人也其者子夏不可考名亦如公羊

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者子夏不可考名亦如公羊

乃與梁氏公同時見所引有子夏也如禮記之說

言孫卿者多我梁說若殺梁不傳說中上使與董仲舒漢卒用

先著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中上使與董仲舒漢卒用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董仲舒漢書行好能持論江公於干日然後漢何邵公亦謂下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二

殺梁廢疾申何

武進劉禮部

學海堂

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明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

之用也宰嚭何以言來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

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讓之榮叔

是也

難曰據大史公書平王即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

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倖成風之謎在成風

歿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為之解非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為仲子桓之

母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為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二

殺梁廢疾申何

武進劉禮部

學海堂

何以明之則惠公之母亦為仲子也

何曰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

申何曰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

意爾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疑也

何曰公羊以為日與不日為遠

近異若殺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

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

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二

殺梁廢疾申何

武進劉禮部

學海堂

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

乎故之文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固也然經無起文也以義並意如為定所不惡似矣仲遂之
貶得臣之不日豈宜所惡與谷師為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
以時君之美惡為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苞人民毆牛馬曰僂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僂於孔子曰
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為輕斬樹木壞宮室為重
是理道之不通也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為
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為毒害更
重也釋五

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為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
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

隱公篇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禮部 穀梁 隱公 何

二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
有夏田于義為短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
遷徒罔憚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
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
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
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
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日乾豆之等是也王制
難曰鄭于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于
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
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為三田以為夏時則無據夏殷之
禮當為成周之禮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

以卦象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
日曰日闕與偷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
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氣始義當安養屯十一月
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收子孟冬皆述殷制與夏
時周易義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

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在紀何為不地釋曰紀當為已期在魯
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桓十三
難曰鄭以公羊義改紀為已不知傳意如此當云于內不云
于已于已為不辭也

桓公篇

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禮部 穀梁 隱公 何

三

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大不言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
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
反為大失也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江六
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
遷紀三年紀季以鄆人於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尼起齊滅
之矣則以變滅言大去為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
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為罪者自多矣莊四年
難曰論語曰與滅國公羊傳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
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與滅梁亡沈澣皆不得言滅
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而為所滅者以死社稷為
正以出奔為罪而誓滅則皆志其當與也變滅言大去者為

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證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賢亦望文爲義非事實也若果民舉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維失大惡委之于經則何取于傳乎

王人與者也稱名貴之也 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矣此名當爲字談爾莊六年

難曰定十五年傳曰其辭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稱字則當如祭伯祭叔凡伯家父南季伯糾之屬此實王子突也傳不解爲王諱微刺故不言使反加王人使子突繫之而仍

書月以起之之意僅以善教爲義致凌陋耳稱名稱字皆失之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職不諱敗惡內也 何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聖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故卑之曰人今親納饑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釋

曰于誓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讒也至于伐齊納糾讒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莊九年

難曰讒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義威故諱之至于復讐以死敗爲榮特不諱

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

皇清經解 卷五 劉禮部穀梁廢疾申何 四

乾時之戰正賈公無復讐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爲名耳反以爲惡內于義短矣

不言食不言朔夜食也 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莊十八年

難曰果虧傷未復卽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于義爲短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何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辛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

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莊二十三難曰如讒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文于本傳例方合非也此不稱使絕莊公注取魯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釋曰牙莊公弟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莊三十三

難曰牙之爲母弟經無起文莊三十三見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春秋之失亂矣

莊公篇

皇清經解 卷五 劉禮部穀梁廢疾申何 五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日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

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為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為信至

此日以為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

盟以下日為平文從陽諺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

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九年

難曰以不日為信又以日為美不幾于亂乎春秋美人之功

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桓之盟書甲寅者

亦將以為美乎

亦月正也雩得雨日雩不得雨日旱 何日公羊書雩者善人

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統如穀梁

皇清經解 卷五 劉禮部穀梁癸疾申何 六

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

乎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

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

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

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

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閏

而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僂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閏兩首書

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請十一

難曰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為異莊之

冬不雨未嘗應時僂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

君有淺深早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

有本末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本

以讓異修末末以禱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讓

其事天之意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宗天意也穀

梁子失其傳矣

其曰諸侯散辭也來而日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何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

于葵邱即散何以美之邪于義穀梁為短釋曰九年公會宰

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

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

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

皇清經解 卷五 劉禮部穀梁癸疾申何 七

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年集十四

難曰桓德之衰實始于葵邱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

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為會誠諸侯猶城刑必復

言師也故不序諸侯 故不序諸侯 不序以明其散失之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

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雨不直故不

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則言及為惡是河

曲之戰為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也略之也則自相

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

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宜十二年夏荷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郟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

乃晉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朝事而伐夷于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也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於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畧其先後

年集解

難曰跡之戰晉楚皆客也則楚獨為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為主辭以客為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襄無薄也春秋以嫌于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于義反矣

狄其碎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何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

救江今秋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于義殺梁為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慶節發梁廢疾申何 八

短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

狄救齊冬邾人狄人伐衛其為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 同上

難曰狄救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即伐衛以救齊是為謬也伐楚救江無救乎誠放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邾人是開趨易避艱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

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為罪不以釋之為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

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

年集解

難曰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

則眾敗而身傷焉 何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日

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為敗矣今宋襄身傷耳當持鼓策事無所害而師皆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則眾敗而身

傷焉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

年集解

難曰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慶節發梁廢疾申何 九

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備戰惡詐戰以為彼善于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若信而敗也以詐為道吳哉所聞

不獲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備戰而惡詐戰宋襄公

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備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夫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

之公羊以為不書喪為襄公諱首領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

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

良不足以與霸王之功徒言不知權論之謀不足以交鄰國

會之義故... 難曰期地必不于水也... 而擊交鄰而尙權... 豈君子辭乎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 父累于宋... 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劉禮部 歲寒癸申何 十一

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爲繼統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難曰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 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 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師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說也... 益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卽陳納之當梁陳何以不言... 陳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 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 難曰陳納之卽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 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

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釋曰... 伯又何所據而當貶之耶... 難曰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二年季孫宿救台運人鄭忽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 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 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子... 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 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 嫌同辭何獨不廣之于此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劉禮部 歲寒癸申何 十一

難曰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 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 尊周而作故胡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 遂事故公子遂遂卒弑子赤季孫宿遂率連昭公見微知將... 爲萬世戒也設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 子曰惡侈惡其亂義也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何曰... 蠶猶累也死而墜者累象宋冀虎相殘害也蓋由三世內娶... 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 于上見于下謂之兩與識道是爲知釋曰穀梁意亦以宋德

儉公精

薄後將有禍故齋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其之驗

于謙何錯之有乎文三

韓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猶韓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

文之矣益哉

含一事也賄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葬也其不言來

不周事之用也 何據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以為禮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當舍故不責其晚于義殺

梁為短釋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舍為先禮次之則次之作

則為後 於諸侯舍之則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祔之

期之則諸侯相施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

子下諸侯于士如天子于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

皇清經解 卷五 夏生 劉禮部穀梁冠疾申何 古

事三月乃合故不言來以禮之文五

難曰京師去魯千里即不三月而舍禮固不及事矣二王之

禮以意約之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末公王臣

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七言官義相違鄭曰

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

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

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文八年

難曰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官稱因以殺不待以官

稱也如傳例以為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

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為股肱豈不為司

馬司城而誅之而逐之乃得為養乎

秦人來歸僑公成風之謎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

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僑公成風之謎最賤

矣何以言來釋曰秦自敗于殺之後與晉為仇兵無休時乃

如免魯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也文五年

難曰四年風氏薨後秦晉未開交兵也且因黜武而廢禮其

可議尤甚安得原情不責乎

文公篇

以三軍敗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殺皆生獲如欲不

病華元當有變文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

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

皇清經解 卷五 夏生 劉禮部穀梁冠疾申何 古

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果如是難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

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宜二年

難曰公羊例大夫生死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緩也將

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帥並重之例蓋以經文無所據也

夫子云我戰則克惡首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為人後

者同豈云有賢行得果乎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讓世卿也即稱氏為舉

族而出也氏卒卒可以為舉族死乎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

聞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讓世卿也崔氏以世卿專權

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

孔子顯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宣十年

難曰傳無讓世卿之美鄭為飾之非通辭乎又以為腹背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平易下繫獨六子之辭獨以良人為吉何君一語真乃解隨鄭不兼五子之病乎

宣公篇 成公篇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土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土句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釋曰土句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襄十九年

難曰土句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為善則稱君不皇清經解 卷五 宣公 劉禮部穀梁癸申何 齒

益著乎若侯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慎乎

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人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後思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為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為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襄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忠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于廢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

與喜約共欲剽至喜見殺乃徒執其硬硬之信以暴君兄之遇經書出奔以為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詎不及三王春秋據三王以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為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儼人不倫莫此為甚

其不日于魯父政是謂夷之 何曰魯世子班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秋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襄三十一年

難曰若夷蔡班不夷許止當日蔡弑與日楚弑同文而異許皇清經解 卷五 宣公 劉禮部穀梁癸申何 左

不日今異蔡于楚以明內外之辯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辯皆矣傳畧弑父之為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賈之日狄則以為正卒于例亂矣

襄公篇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曰即不與楚殺當吃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邪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猶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昭十一年集解
難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衛嗣職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若邪若

以子女疑于子亥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
終于義爲短于文爲悻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
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釋曰晉不見

因言以統諸夏而伐同姓之可也狄之太重晉爲嫉怒之
會當謀叔率以八國之師而不收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
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
焉昭十二年

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
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

昭公篇

皇清經解 卷五頁九 劉禮部穀梁廢疾申何 去

墜傳取也 何君難云當言取不言墜實壞耳無取于謂諸鄭

君釋云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遷其城若
新得之故云墜墜猶取也墜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郕永

屬已若更取邑于他然按此條當是廢疾文諸本皆誤
莊公注昭定十二年楊疏釋之

難曰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墜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于
春秋

定公篇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 何曰卽不使陽生以茶爲

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茶齊
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篡國故
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陽乞祇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

茶秋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
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茶也義適

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
則將誰乎哀六年

難曰茶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茶之祇實陳乞
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
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
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

哀公篇

附 辛巳有事于太廟 釋曰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

皇清經解 卷五頁九 劉禮部穀梁廢疾申何 七

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

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
得正也禮記釋義引案今穀梁本當
無缺文此釋于義無效姑存之

零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零也 釋曰冬及春夏案春秋說
者異鄭三時惟有禮禮無嘗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零常

零耳故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
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穀梁成七年
不類姑
存之

釋曰雖庶人妻爲雨止王制
疏引

釋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者異鄭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引疏

雖曰孔聖軒曰經凡二十六旱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一歷時不雨加月文者三是以爲四部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二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二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劉禮部穀梁癸亥申何 文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三

學海堂

穀梁癸亥申何

武進劉禮部 謹識 若

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申曰春秋不書公卽位非爲論隱桓爭讓而作隱本不正讓桓爲正以禮決之不在長幼也破注桓之弑逆大惡不藉成隱而見如以爲將讓而弑之方爲大惡則傳意以隱不讓爲正而桓弑之其惡反得從末減乎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申曰春秋亦不爲惠公之與桓爲正爲邪而作穀梁子深文周內斷隱爲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三 劉禮部穀梁癸亥申何 一

成父之惡豈王者奉元弟一義乎

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申曰邾子周

爲子爵後失在名例聖人退之以明漸進之法絀之以明黨

惡之誅桓十五年復之以明褒功之典桓十七年進之以明

尊王之義附齊桓朝周書于

不日其盟渝也申曰日盟爲信齊桓之盟不日何以傳爲信

其信乎不日爲渝戎亦背隱從桓唐之盟何爲書庚辰乎

宿邑名也申曰以國爲邑大誤正以宿在同盟後爲宋人所

遷故預于隱八年變例書卒加日隱八年常例不名不葬以明

崇化之輕重云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蒙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

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申曰朝無銜命之禮如

諸祭伯為或至尊當著其朝而變文以起之去月加日如王

申例可也傳以祭叔亦不奉命何不去其聘乎

向我邑也 申曰取邑不言人也春秋疆王義不以難遇我國

外取我邑非有故皆諒之向果我邑當書萬人伐我西鄙圍

向

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 申曰即使向為我邑春秋

志報亂當先書入極後書入向

不稱氏氏謂公子非謂展揚士勳者滅同姓貶也 申曰極果

同姓當如滅盛之例書之重辭之復矣

以國氏者謂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申曰紀本後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禮部穀梁廢疾申何 十一

無大夫故不稱氏范甯釋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

進大夫以國氏蓋謂使若其君自來以著親迎之禮耳然公

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不通之誼當哉言矣

其不言使何也適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傳既以國氏為

進之則安得復稱使乎既云進之安得云無足道乎鄭君以

穀梁精于禮禮本于昏昏禮不稱主人且無傳焉若求其精

安能知之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范甯云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年爵雖同紀子

自以為伯而先 申曰有是故穀梁師之迂也君子于其所

不知蓋聞如也

諸侯日卒正也范注正謂承嫡 申曰大小國諸侯卒葬時月

日正變條何何君詳之穀梁闕不具范以正為承嫡并失穀

梁之意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注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

首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申曰公羊詳之穀梁舉一廢

百其失則亂矣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

申曰昔嘗以為穀梁者公羊氏之餘緒長于公羊者十之一

同于公羊者十之二三所謂拾遺補遺者也莊子曰名述經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禮部穀梁廢疾申何 三

申曰其為尸佞歟則秦相商鞅客也其非尸佞與不可白也

其言禮樂何其逆也

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驅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范注踞無佞

卒不稱公子 申曰無佞卒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曰故

貶之也使卒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日不成為君也按

隱賦賊不討不書葬以無臣子故會盟皆不致其已卒必卒

之者託賢君行恩禮于大夫強命大夫書日書氏伏未命不

日不氏皆正也無佞命矣稱師師公羊例將卑師不日不

氏故貶之也益師命矣氏而不日遠也穀梁以為惡曰不爵

命曰先君之大夫傳之者過也禮豈不臣先君之大夫乎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而范注賸不與嫡俱行非

禮也逆者非卿 申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待年可也禮無禮勝之道况卿逆乎傳不別嫡媵曰無足道失之范招萬慶言逆不知苦慶齊高固皆自為逆故經不言女言叔姬以諷大夫外取之非禮且明諸侯嫁女子大夫不自為主之禮范并失傳意

聘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欽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申曰此緣秦俗匿嫡經不書名而誤解也滕在所傳問世變文稱侯書卒以其子來朝故本微國故未能以其名通凡書卒明赴辭以春秋當新王曰某侯某正也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蘇不名也聖人于二王後及同國敵者書其名以見法未公和蔡侯考父是也于微國存其舊以見正滕侯宿男是也方

皇清經解 卷五 哀三

劉禮部穀梁癸疾申何

四

進之以次國之封何嘗責其用欽道乎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申曰正以其同盟而得變例書卒不進爵者未能朝聘也言未能同盟而槩得書卒于斯傳聞世則不勝書矣或前傳宿邑名也邑為國字之誤或因字後人所增則此云未能同盟故男卒者謂僅與微者盟未能與公盟故不得進爵斯近之但同盟不如來朝亦不得進爵楊士勛證前盟宿為邑名此乃為微國恐穀梁離癸疾尙不至此

外盟不日 申曰于例不通

可葬故也 申曰非故也正也以為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葬時月日不別大國小國亦不察經文前後事實于例大亂

二年冬不可知安得為善于經乎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申曰徒據經文言之其義剛未替也盟非會也名列載書春秋託以張貶文公及大夫則貶能大夫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侯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公及人則貶從人此公及齊人莊四年公及齊人皆是也此因輪平為不死難辱及一國之貶文若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公及楚人秦人等盟別有起文以見正也

聘諸侯非正也 申曰范注云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云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非正爵所未詳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 申曰俟為未命大夫春與清經解 卷五 哀三 劉禮部穀梁癸疾申何 五

秋假以明士喪禮君有弔臨諸事耳穀梁槩以成公意為說

則桓十一年之柔莊三年之溺不可通矣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注戰然後敗故敗大于戰 申曰穀梁

不傳託王之義故知內不言戰而失其說若此類辭多近公

羊而意甚遠所謂隔近理而大亂真也

日人惡入者也鄰國也 申曰惡入之意不待日而著也入輕

于滅其例時月而已離為同姓隱之篇再見入者故加日何

君詳之

植言同時也舉數皆至也 申曰滕薛實微國故同日受之于

廟與穀鄰異文著加侯之為封建文質法也范本傳意謂穀

鄆同時來不俱至是何說乎

有正所以正隱也注明隱宜立 申曰建始之義所包其
大正隱之義亦得兼之以為宜立則當書公即位矣

隱公篇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申曰與夷之卒不待正
也桓之弑不著正督以例桓也

父字諡也 申曰以字為諡安得此言諡衍也

或曰其不稱名益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申曰禮無諱遠祖

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而不考其義爾

于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申曰于桓可也于內不可也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為齊侯陳侯

鄭伯討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皇清經解卷三夏章 劉應節穀梁廢疾申何 木

申曰此緣元年滕子來朝貶著本爵七年穀鄧來朝貶去秋

冬十五年邾牟葛來朝貶字稱人之義而誤解也紀子稱侯

朝例變書月何氏詳之范以滕侯稱子紀子稱侯為時王所

進繼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何為作乎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申曰遠之非也禮亦與戎盟唐

何以不遠之也何氏詳之桓無會當云桓會不致

平而修戎非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恭以觀婦人

也 申曰農隙講武正也卻解平為不因田獵而修之非正

于卦氣大畜當秋分前五日日日間輿傷言治兵不必因秋

田也非崇武失經意耀婦人恐并非魯志

兩下相殺不道 申曰兩下相殺則竊弄成柄無君之禍亟矣

不 是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穀梁不著大夫相
殺稱人之例而以稱人為殺有罪與討賊同文不知有罪無
罪從裝別之得為善于經乎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非與使

也 申曰不傳督禮不稱主人則與逆之道微之言皆舊武

矣使曾為媒何不正之有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申曰何氏云十年有王

者數之終也得之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申曰惡祭仲則何以不貶而反稱

字乎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賢

祭仲孟子之述伊尹豈易為守經者道哉

皇清經解卷三夏章 劉應節穀梁廢疾申何 七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注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

申曰出奔之為失國明矣不必稱世子而見也稱世子則衛

訓讀忽矣是蔡友忽哀稱子忽是紀伯紀子忽矣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申曰此公羊傳也于傳例不合

未知何時人之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申

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為志也鄭師

不言敗從內也范釋傳畧例偏戰日疑戰 疑魯人語 詐齊人語 月與公

羊同若與鄭不和而戰當去結日文

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申曰來盟何以為前定乎

傳曰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舊方可云前定何以皆日乎

例時月日公羊何氏若網在綱矣

御廩之灾不志其微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灾之餘而嘗

可也志不敬也 申曰周公皇祖在天不饗大動以威曰作

丕刑于朕孫其與臧鼠食郊牛何異非亂敗如桓故罕見之

見無有不謹而志之者不知天命以變爲常安得此亡國之

言乎事天如事親也事亡如事存也不順乎親雖日用三牲

之養猶爲不孝也徒後其期而易之粟神其不吐之乎穀梁

所爲敬君子議其不知務矣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申曰此

古訓歟不責坊淫之法不示篡弑之戒不申復誓之義引喻

失當愛其輕身甚哉其蔽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禮部毅深癡疾申何 八

桓公請

紀國也那部部國也或曰遷紀于那鄧部注此國以三言爲名

申曰不傳復誓之美不知特變之文不辭孰甚焉

以鄙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申曰是變出奔言人也傳以常

例言之孟子所謂執一也是以他叛也何以氏紀季乎以地

叛之他國者曹公孫會言出奔空以自鄙也舍是不書矣此

何以書乎宜問不問真癡疾矣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申曰失禮意甚焉

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 申曰不

名使若獨受盟也以無君故不說公可也不名大夫夫何哉范

以君前臣名解之豈以鄙國之非君乎糾不君子則不嫌

于齊大夫仇矣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申曰既曰亡繼曰不復見又

曰未失其國家其辭枝矣由不別遷與遷之爲兩例也

次止也畏我也 申曰畏猶威也方公書外次義以桓三年莊

三十年傳有畏例之則此不別外內非也

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申曰脫氏人子三等春秋設

七等以進退之文不具矣

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注魯與齊誓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

不書不書公以著疑焉 申曰內不出主名微者也傳失其

例如以魯宜誓桓則前柯之盟後陶之盟何爲出公平

人者眾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申曰宋執祭仲齊執濤塗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禮部毅深癡疾申何 九

以爲貶爵稱人今以爲與辭其疾在不傳稱人稱侯之別故

自亂其例

此謂仰敵也 申曰與遂得殺之非譏齊仰敵

膝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

不日數淪惡之也 申曰書膝書遂要盟乃書何云辟乎傳

之疾正在無說而強爲說耳不日非惡結淪盟正以齊宋之

不信著結爲國殺患春秋常于嫌不得者見其得也

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申

曰名赤而倒郭公于下著其盜國也若外諸侯相奔安得言

歸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安得云非正

用牲非禮也 申曰此緣用者不宜用之例而誤解也如其說